



三更夢書當枕

琦君

——我的讀書回憶

• 3 •

我五歲正式由家庭教師教我「讀書」——認方塊字。起先一天認五個，覺得很容易。後來加到十個，十五個，越來越多，也越來越快。而且老師故意把字顛三倒四的讓我認，認錯了就打手心。我才知道讀書原來是這麼苦的一回事，就時常裝病逃學。母親說老師性子很急，想一下把我教成個才女，我知道以後一定受不了，不由得想逃到後山庵堂裏當尼姑。母親笑着告訴我尼姑也要認字唸經的，而且吃得很苦，還要

上山砍柴，我只好忍着眼淚再認下去。不久又開始學描紅。老師說：「你好好的描，我給你買故事書。」故事書有什麼用呢？我又看不懂，我也不想看，因為讀書是這麼苦的事。

最疼我的老長工阿榮伯會畫「毛筆畫」，就是拿我用門牙咬扁了的描紅筆，在黃標紙上畫各色各樣的人物。最精彩的一次是畫了個戲臺上的武生，背上八面旗子飄舞着，懷裏抱個小孩，他說是「趙子龍救阿

斗」，從香煙洋片上描下來的。他翻過洋片，背面密密麻麻的字，阿榮伯點着一個字一個字地唸，有的字我已經認識，他唸錯了，我給他改正，有的我也不認識。不管怎樣，阿榮伯總講得有頭有尾。他說「小春，快認字吧，認得多了就會讀這些故事了，這裏面有趣得很呢！你認識了再來教我。」

爲了要當他的老師，也爲了能看懂故事，我對認字發生了興趣。我也開始收集香煙洋片。那時的香煙種類有大英牌、大聯珠、大長城等等。每種包裝裏都有一張彩色洋片。各自印的不同故事：封神榜、三國演義、西遊記、二十四孝都有。而且編了號，但要收齊一套是很難的。一位大我十歲左右的堂叔，讀書方面是天才，還寫得一手好魏碑。老師却就是氣他不學好，不用功。他喜歡偷酒喝、偷煙抽，尤其喜歡偷吃母親晒的鴨肫肝。因此我喊他肫肝叔。他講「三國」講得真好聽，又會唱京戲，講着講着就唱起來，邊唱邊做，劉備就是劉備，張飛就是張飛。連阿榮伯都心甘情願偷從儲藏室裏打酒給他喝。我就從父親那兒偷加力克香煙給他抽。他有洋片都給我。我的洋片愈積愈多，故事愈聽愈多，字也愈認愈多了。在老師

面前，那怕他把方塊字顛來倒去，我都能確確實實的認得。老師稱讚我「天份」很高，提前開始教「書」，他買來一本有插圖的兒童故事書，第一天教的是司馬光的故事。司馬光急中生智，用大石頭打碎水缸，救出將要淹死的小朋友。圖畫上一個孩子的頭伸出在破缸外面，還有水奔流出來。司馬光張手豎眉像個英雄，那印象至今記得。很快的，我把全本故事書看完了，仍舊很多字不認識，句子也都是文言，不過可以猜。不久，老師又要教詩：「一去二三里，煙村四五家，亭台六七座，八九十枝花。」詩原來還可以數數呢。後來肫肝叔又教我一首：「一片兩片三四片，五片六片七八片。九片十片無數片，飛入梅花都不見。」似乎說是蘇東坡作的，我也不知道蘇東坡是誰，肫肝叔說蘇東坡年歲很大才開始用功讀書，後來成爲大文豪，所以讀書用不着讀得太早，讀得太早了反而變成死腦筋，以後就讀不通了。他說老師就是一輩子讀不通的死腦筋，只配當私塾老師。他說這話時剛巧老師走進來，一個栗子敲在他頭頂上，我又怕又好笑。就裝出畢恭畢敬的用功樣子。可是肫肝叔的話對我影響很深，我後來讀書總讀不進去，總等着像蘇東坡似的，

忽然開竅的那一天。

八歲開始讀四書，論語每節背，孟子只選其中幾段來背。老師先講孟子幼年故事，使我對孟子先有點好感。但孟子長大以後，講了那麼多大道理我仍然不懂。肫肝叔真是天才，沒看他讀書，他却全會背。老師不在時，他解說給我聽：「孟子見了梁惠王，惠王問他你咳嗽呀？（王曰叟），你老遠跑來，是因為鯉魚骨卡住嗎？（亦將有以利吾國乎？故鄉土音）吾「魚」同音）孟子說不是的，我是想喝杯二仁湯（亦有仁義而已矣）。」他大聲地講，我大聲地笑，這一段很快就會背了。老師還教了一篇鐵他尼郵船遇險記。他講郵船撞上冰山將要沉沒了，船長從從容容地指揮老弱先上救生艇，等所有乘客安全離去時，船長和船員已不及逃生，船漸漸下沉，那時全船燈火通明，天上繁星點點，船長帶領大家高唱讚美詩，歌聲盪漾在遼闊的海空中。老師講完就用他特有的聲調朗誦給我聽，唸到最後兩句「慈愛之神乎，吾將臨汝矣。」老師的聲調變得蒼涼而低沉，所以這兩句子我牢牢記得，遇到自己有什麼事好像很傷心的時候，也就用蒼涼的聲音，低低地唸起「慈愛之神乎，我將臨汝矣。」如今想來很可笑

，當時的確有一種登彼岸的感覺。總之，我還是非常感激老師的，他實在講得很好，由這篇文章，使我對文言文及古文慢慢發生了興趣。後來他又講了一個老賣藝人和猴子的故事給我聽，命我用文言文寫了一篇「義猴記」，寫得文情並茂。內容是說一個孤孤單單的老賣藝人，與猴子相依為命。有一天猴子忽然逃走了，躲在樹頂上，賣藝人傷心地哭泣着，只是懺悔自己虧待了猴子，沒有使牠過得快樂幸福，猴子聽着也哭了，跳下來跪在地上拜，從此永不再逃，老人也取下了他頸上的鎖鍊。後來老人死了，鄰居幫着埋葬他，棺木下土時，猴子也跳入墓穴中殉主了。我寫到這裏，眼淚一滴滴落下來，落在紙上，不知怎的，竟是越哭越傷心，彷彿那個老人就是我自己，又好像我就是那隻猴子。我確實是動了真感情的，照現在的說法，大概就是所謂的「移情作用」吧。老師雖沒有新腦筋，倒也不是肫肝叔說的那樣死腦筋，他教導我讀書和作文，確實有一套方法。可惜他釘得太緊，罰得太嚴，教起女誡女論語時那副神聖的樣子，我就打哆嗦。有一次，一段左傳實在背不出來，我就學母親拊着肚子裝「胃氣痛」，老師說我是偷吃了生胡豆，肚子裏

氣脹，就在抽屜裏找丸藥。翹鬚子仁丹跟樟腦屎、斷頭的蠟燭和在一起，怎麼嚥得下去，我連忙打個呃說好了好了。其實老師很疼我。他長齋禮佛，佛堂前每天一杯淨水，一定留給我喝，說喝了長生不老，百病消除。加上母親的那一杯，所以我每天清早得喝兩杯面上飄着香灰的淨水。然後爬在蒲團上拜了佛，才開始讀書。老師從父親大書櫥中取出來的古書冒着濃濃的樟腦味，給人一種回到古代的感覺。記得那部詩經的字非常非常的大，紙非常非常的細而白。我特別喜歡。可惜我背的時候常常把次序顛倒，因為每篇好幾節都只差幾個字，背錯了就在蒲團上罰跪，跪完一支香。起初我抽抽嚥嚥的哭，後來也不哭了，聞着香煙味沉沉地想睡覺。就伸手在口袋裏數胡豆，數一百遍總該起來了吧。肫肝叔說得不錯，人來此世界只為受苦，我已開始受苦了。不由得又唸起那兩句文章：「慈愛之神乎，吾將臨汝矣！」晚上告訴母親，母親說「你不可以這樣調皮。你要用功讀書，我還指望你將來替我爭口氣。」我知道她為的是二姨太，二姨太是父親在杭州做大官時娶回的如花美眷。這件事着實傷了母親的心，也使我的童年蒙上一層陰影。現在事隔

將近半個世紀，二姨太也去世整二十年，回想起她對我的種種，倒也並不完全出於惡意。有件事還不能不感激她，就是我有機會看那麼多小說正是由於她。她剛回故鄉時，因杭州人言語不通，就整天躲在房裏看小說，父親給她買了不知多少小說，都用玻璃櫥鎖在他自己書房裏，鑰匙掛在二姨太脅下叮叮噹噹的響。我看了那些書好羨慕，却是拿不到手，老師也不許我看「閒書」。有一天，肫肝叔設法打開書櫥，他自己取了西廂記、聊齋誌異等等，給我取了七俠五義、兒女英雄傳，我們就躲在穀倉後面，邊啃生蕃薯邊看，看不懂的字問肫肝叔，為了怕二姨太發現，我們得快快的看。因此我一知半解，不像肫肝叔過目不忘，講得頭頭是道。但無論如何，我們一部部換着看，背着老師，倒也增長了不少「學問」。在同村的小朋友面前，我是個有肚才的「讀書人」。他們想認字的人都奉我為小老師，真是過足了癮，可見「好為人師」是人之天性。阿榮伯為我在他看守桔園的一幢小屋裏，安排了條檯和長木板桌，那兒人跡罕到，我和小朋友們可以擺家家酒，也可以上課讀書。我教起書來好認真，完全是一副鐵面無私的樣子，我的教材就是兒

童故事書和那一套套的香煙洋片，我講了故事再講背後的「文章」，挑幾個生字用墨炭寫在木板上，學着老師教我的口氣，有板有眼。還要他們唸，唸不出來真的就打手心，我清清楚楚記得有一次硬是把一個長工的女兒打哭了，她母親向我母親告狀說我欺侮她，還起了一場小小的風波。我心裏那份委屈，久久不能忘記。因此也體會到，每當老師教我時，我實在應該用心聽講，才不辜負當老師的一片苦心。

二姨太雙十年華，却也吃齋拜佛，照說應該和我母親合得來，但她們各拜各的佛，連兩尊如來佛都擺出各不相讓，各逞威嚴的樣子。二姨太用杭州口音唸白衣咒，心經，非常好聽。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看小說也一句句大聲地唸出來，她看天雨花、燕山外史等等，唸一句，頓一頓，我站在一邊聽呆了。她回臉瞪着我問：「你在這兒幹什麼？」我很自然地說：「聽你唸書呀。」她大聲說：「小孩子不能看這些書。」我心想我並沒有看，是你在看嘛！但也懶得分辯，回瞪她一眼就走開了。但不幸的是有一天被她發現紅樓夢不見了，她確定是我偷的，更糟的是父親又發現書房裏少了幾幅名畫，幾部碑帖，兩案併發，肫肝叔和我都受

了嚴重的拷問。肫肝叔一切都承認了，一副視死如歸的樣子。他說拿碑帖是爲了臨摹，父親當場叫他寫字，他拿起筆一揮而就，寫的是「南無阿彌陀佛」六個大字，露出一臉的得意。沒想到父親居然點了幾下頭說，「字倒是有天分，你以後索性從寫字上下功夫。」肫肝叔奉命惟敬，父親就叫他抄金剛經，抄朱伯廬先生治家格言。然後二姨太轉向我低聲地說：「小春，你應當專心讀聖賢書，這種小說不是你應當看的。」她的聲音溫和裏透着一股斬釘截鐵的力量，這股力量是父親給她的，從那時起，我就怕了她，也有點恨她。但是看閒書的慾望却愈來愈強烈，我懷着一份報復的心理，去看大人們不許看的書。清宮十三朝，七劍十三俠，春明外史，施公案，彭公案……越看越覺得閒書比左傳孟子有趣多了。老師看我昏昏沉沉的樣子，索性開了書禁，每天指定我看幾回三國演義，幾回東周列國誌，命我學東萊博議爲人物史事評論，這下又苦了我了。肫肝叔却是文章洋洋洒洒，有一天他自動寫一篇曹孟德論，把曹操捧上天，說劉備是個「德之賊也」的鄉愿，父親和老師看了都連連點頭。他得意地對我說，寫議論文一定要有和衆不同的見解，

才可以出奇制勝。但我對議論文總是沒興趣，因此古文中的議論文也不喜歡讀。我背得最熟的是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園序，劉禹錫的陋室銘和歐陽修的醉翁亭記。好像自己也有飄然物外之概。

幸好這時我的另一位在上海念大學的二堂叔暑假回來了。他帶回好多雜誌和新書。大部份都是橫着排印的，看了好不習慣，內容也不懂，他說那都是他學「政治經濟」的專門書，他送給我一本愛的教育和一本安徒生童話集，我說我早已讀大人的書了，還看童話。他說童話是最好的文學作品之一種，無論大人孩子都應當看。他並且用「官話」唸給我聽。他說官話就是人人能懂的普通話，叫我作文也要用這種普通話寫，才能够想說什麼就寫什麼，寫得出真心話。老師不贊成他的說法，老師說一定要在十幾歲時把文言文基礎打好，年紀大點再寫白話文，不然以後永不會寫文言文了。我覺得老師的話也有道理，比如我讀林琴南的茶花女軼事，還有玉梨魂、黛玉筆記等，那種句子雖然不像說話，但也很感動人，而且可以搖頭擺尾的唸，唸到流眼淚爲止。二叔雖然主張寫白話文，他自己古文根基很好。他又送我蘇曼殊的斷鴻零雁記，害我

讀得涕淚交流。這些「愛情」書，都是背着父親和老師看的，其實我那時的興趣早已從「除暴安良」的武俠轉移到「海枯石爛」的言情了。十二歲的女孩子，就學着黛玉筆記的筆調，寫了篇「碎心記」。放在抽屜裏被老師看到了，他擺着一臉的嚴肅說：「文章還可以，只是小小年紀，不可以寫這種悲苦衰爛的句子，會影響你的福份的。」其實我寫的是母親的心情，寫得自認爲非常哀怨動人。二叔也誇我寫得好，說我以後可以寫小說，不過要用白話文寫。他叫我把他的故事寫下來。原來他心裏有一段非常羅曼蒂克的愛情。他喜歡侍候二姨太的丫頭阿玉。阿玉見了他，低垂着眼簾却有說不完的情意，肫肝叔也喜歡她，她理也不理他，肫肝叔說：「她是應當喜歡二哥的，我不配。」從這一點看，肫肝叔是個心地很好的人。我教阿玉認字讀書，二叔也買了整套的偉人故事書送她。肫肝叔說：「還是讓她讀二十四孝吧！那樣她才能死心塌地侍候二嫂，讀新書她就會不甘心，她就會哭的。」他說得一點不錯，阿玉一直忍，也一直哭，後來哭着被嫁給了船夫，全家就在一條烏蓬船上飄飄盪盪，所以二叔對她的愛情也沒個了結。在當時，她倆那種脈

脈含情的樣子看了真叫人心痛。我打算學郁達夫「還桂花」的筆調來寫，但後來進了中學，學算術，學英文。因此看閒書、寫閒文的心情反而沒有了。

我到杭州考取中學以後，吃齋唸佛的老師覺得心願已了，就出家當和尚去了。我心頭去了一層讀古書的壓迫感，反而對古書起了好感，寒暑假，就在父親書櫥中，隨意取出一本本線裝書來翻翻，聞到那股樟腦味，很思念老師。父親要我系統地讀四史。古文辭類纂和十八家詩鈔由他選了給我讀。可是我只能按着自己的興趣背誦，父親有點失望，他說我將來絕不是個做學問的人，這一點是不幸而言中了。

從學校圖書館中，我借來很多小說和散文，尤其是翻譯小說。父親對朱自清、俞平伯的文章很欣賞，可是小說仍不贊成我多看。我倒也用不着像小時候那麼躲着他偷看。那時中學課業不像現在繁重，課餘有的是時間，我看了巴金、老舍、茅盾等人的小說，西洋小說中，我最愛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多夫，反覆看了好幾遍，奧爾柯德的小婦人是當英文課本念的，我們又指定看好妻子，小男兒的原文，因為文字較淺。其他如簡愛，傲慢與偏見，悲慘世界，亦使我愛不釋手。尤

其是小婦人和簡愛，我當時曾感到寫小說並不難，只要有一顆充滿了「愛」的心。記得當時還模仿各家筆法，寫了一個中篇小說「三姐妹」，大姐憂鬱如林黛玉，日記都是文言文的，二姐是叛逆女性，三妹天真無邪，寫得情文並茂，自謂融紅樓夢小婦人和海濱故人於一爐，此文如在，倒是我真正的處女作呢。二姨太向我借去茶花女和廬山的「象牙戒指」，又一句句的唸出聲來，唸完了偏又說「如今的新派小說真囉嗦，形容句子一大堆，又沒個回目。」這麼說着，却又向我再借，有時還看得眼圈兒紅紅的。在看小說上，我們倒成了朋友，我把這話告訴母親，母親深陷的眼神定定的看着我半晌說：「你們彼此能談得來，我也放心不少。」

母親臉上表情很複雜，好像欣慰，又好像失落了什麼。我心裏很難過，我覺得聖賢書和羅曼蒂克的愛情至上主義很難協調，因此我把紅樓夢看了又看，覺得書中人個個值得同情。對自己的家庭，我也作如是觀，因此我一時豁達，一時矛盾，一時同情母親，一時同情二姨太。後來讀了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，好像又進入另一種境界，想探討人生問題，心性問題，教我國文的王老師叫我看宋儒學案，王陽明傳習錄，胡適

中國哲學史大綱。可是對我來說，這些書都太深了，倒是傳習錄平易近人。那時啓發心智的書不及現在這麼豐碩，我本是個不喜愛看理論書的人。父親恨不得我把家中藏書都讀了，我却毫無頭緒地東翻翻西摸摸，先讀莊子，讀不懂了放下來再抽出楚辭來唸，唸着離騷和九歌時，不禁學着家庭老師淒愴的音調低聲吟誦起來，熱淚涔涔而下，覺得人生會少離多，十分悲苦。心中腦中一團亂絲理不清，我寫信給故鄉的二叔和肫肝叔，他們的回信各不相同。二叔勸我讀唐詩宋詞，寄給我一本納蘭的飲水詞，吳嶺香的香南雪北詞與李清照的漱玉詞，叫我細讀。他說詩詞是圖畫的，音樂的，哲學的，多讀了對一切自能融會貫通。肫肝叔却叫我讀莊子，讀佛經，他介紹我看景德傳燈錄，佛說四十二章經，心經淺說。那陣子，我變得痴呆的，無限虛無感、孤獨感，覺得自己是個哲人。沒有人了解我。王老師發現我在鑽牛角尖，叫我暫時放下所有的書本，連小說也別看，撒開的玩。他時常帶我們作湖濱散步，西湖風光四時不同，每處景物都有歷史掌故，他風趣的講解和爽朗的笑聲，使我心胸開朗了不少。他說讀書、交朋友、遊山玩水三者應融為一體

，才是完整的人生。所謂人生哲學當在日常生活去體會尋求。不要為空洞的理論所困擾。他說「三更夢書當枕，千里懷人月在峯」就是三者合一的境界。高中三年中，王老師對我的啓迪很多。他指導我速讀和精讀的方式，如何作筆記，如何背誦，如何捕捉寫作的靈感。我漸漸感到生命很充實，自己在成長，成長中，大自然、朋友、書本是最好的伴侶。

父親愛讀書、藏書，也愛搜集版本、碑帖和名家字畫。杭州住宅書房中，有日本影印大藏經，四史精華，四庫全書珍本，三希堂、淳化閣法帖，和許多善本名家詩文集。父親每年夏天都去別墅雲居山莊避暑，所以山上也有一部份他自己特別喜愛的書。放暑假後，我就上山陪他散步讀書。別墅是三間樸素的小平房，繞屋是葱籠的細竹。四周十餘畝空地一半是果園，一半種山薯玉蜀黍。山頂有一座小小茅亭，每天清晨我們在中行深呼吸，東方彩霞映照着煙波渺渺的錢塘江，左邊是沉睡的西子湖。父親晚年懷着逃世的心情上山靜養。勉勵我要好好利用藏書，愛惜藏書，不要學不肖子弟，把先人藏書字畫都賣了。父親說這話是很沉痛的，因為我是長女，妹妹才五歲，家中沒有

應門五尺的男童。所以我當時曾立誓要保存父親在杭州和故鄉兩地的全部藏書。沒想到抗戰軍興，父親帶了全家回故鄉，杭州淪於敵手，全部書畫就無法照顧了。

避亂故鄉，父親憂時傷事，健康一日不如一日，幸得故鄉的書齋中，另有一套藏書，是商務影印的大藏經，四部叢刊之二十四史，十三經注疏等……。大伏天裏，在城裏工作的二叔特別回來幫我晒書，肫肝叔也來了，他還是那副吊兒郎當的樣子，頭髮稀稀疏疏的，竟已像個老頭子了。二叔則顯得越發深沉了。父親見了他很高興，叫他幫着我把書房整理出來。父親的書房在正屋右首邊，隔一道青石大屏風。一幢單獨平房內分三間，最外面一間擺着紅木鑲雲母石面的長桌，以備賞畫之用。進圓洞門另一長房間是書房，上邊一張油木榻床，父親看書倦了在此休息，右首套房是經堂，是父親誦經靜坐之處。書櫥裏是藏經，四部叢刊以及木板善本專集等，則放在外書房中，這一座書城已足夠使二叔和我留戀了。肫肝叔在山中檢來一些松樹的內皮，就着自然的筆礫併成「聽雨軒」三字，貼在圓洞門上，父親看到了也點頭讚許。經堂的落

地門外是小院落，種着茂盛的水竹，風雨掠過，竹浪翻騰。在我的記憶裏，好像這個小院落中，一直下着雨。也許是父親和我都偏愛雨，喜歡在雨天到經堂裏，燃起一爐檀香，隔着窗兒欣賞萬竿煙雨圖。父親病中喜讀杜甫詩，大概是國難家愁，心境與少陵相似。因此影響我於學詩之初，就偏愛杜詩。我第一首律詩「懷西湖友人」就是由父親改定的，記得當中四句是「三年湖海燈前夢，萬古滄桑劫後棋。故國雲山應未改，西湖筇屐倘相期。」父親與來時也作詩，可惜他的詩稿，於離亂中不及帶出，現在還記得幾首，有一首記友人來訪的詩：「具黍但園蔬，虛邀有塊予。傾杯迎故舊，備箸怨清疏。老至交情篤，亂來村里墟。甌江幸地僻，還喜暫安居。」雖未見功力，却是款切自然。我們父女聽雨軒中歲月，還算過得悠閒。二叔於星期假日，一定下鄉陪父親作上下古今談，他讀的新理論書比父親多，我更不敢望其項背。他每於書櫥中取出一部書，略略翻閱，便能述其梗概。他告訴我無論讀古書新書，都要能抓住重點，先看作者自序與目錄，略讀即可，不必逐字逐句推敲。如有興趣，可摘錄與自己相同及相反意見。並加批註，最好用活頁，

以所讀書性質歸類。不作筆記亦可，於書頁上下空白處批註。純文學書如詩歌散文，則可任意圈點。他說會讀書的人，不但人受書的益處，書亦受人的益處。此話我時時牢記在心。他詩詞背得很多，用工楷抄了一本詩詞選，題為「詩詞我愛錄」。後來我也學他把自己心愛詩詞抄一本「詩詞我愛錄」。此抄本曾帶來臺灣，不意竟在辦公室抽屜中不知被何人盜去，十分痛心。他和父親談哲學、宋明理學，說來頭頭是道，連佛經他都看了不少。他並不贊成我年紀輕輕的就讀佛經，却寫了佛經上四句給我作座右銘：「一切衆生，莫不有心，凡有心者，皆當成佛。」他說：佛經道理深奧，總括起來也就是「我心即佛」四字。「佛」即是最高之智慧。宋明理學無論是程朱、陸王，都未跳出這個道理。只是治學方法上不同而已。他說肫肝叔雖也看佛經，却是自恃聰明，走火入魔，十分可惜。那時肫肝叔已不幸染上不良嗜好，處處躲着我父親，見了二叔也是自慚形穢，默無一言。對我却始終推心置腹，他給我看他自嘆的詩，記得其中四句是「因無骨相饑寒定，只合生涯冷淡休。羞向鷄蟲計得失，那堪兒女足酸愁。」我看了也只有嘆息。父親去世時，

他於無窮悔恨中，作了一首晚聯：「涕淚負恩深。憶十年誨諭諄諄，總爲當時愛我切。人天悲路絕。對四壁圖書浩浩，方知今日哭兄遲。」我至今憶及，猶感愴然。這兩位叔叔一樣有極高天分，一樣的讀了很多書。却是氣質如此迥異，人生觀如此不同。這疑問，我到今天都時時在心。如今他們都淪陷匪區，以二叔的潔身自愛，嫉惡如仇，在毛匪摧毀文化的非人生活中，不知何以自處。他還能讀他喜愛的書，侃侃地發表他的見解嗎？還有落拓的肫肝叔，一生遊手好閒，又如何整天做工都吃不飽的日子裏討生活呢？

父親逝世後，我又單身負笈滬上繼續學業，大學的中文系主任夏承燾老師對我在讀書方法上，另有一番指引。他說讀書要「樂讀」，不要「苦讀」。如何是「樂讀」呢，第一要去除「得失之心」的障礙，隨心瀏覽，當以欣賞之心而不必以研究之心去讀。過目之書，記得固然好，記不得也無妨。四史及資治通鑑先以輕鬆心情閱讀，古人著書時之渾然氣運當於整體中得之。少年時代記憶力強，自然可以記得許多，本不必強記，記不住的必然是你所不喜歡的，忘掉也罷。遇第二次看到有類似故事或人物時自然有印象。讀

哲學及文學批評書時，貴在領悟，更不必強記。他說了個有趣的比喻：你若讀到有與會之處，書中那一段，那幾行就會跳出來向你握手，彼此莫逆於心。遇有和你相反意見時，你就和他心平氣和辯論一番，所以書即友，友亦書。詩詞也不要死死背誦，更不必記某詩作者誰屬，張冠李戴亦無妨，一心純在欣賞。遇有心愛作品，反覆吟誦，一次有一次的領會，一次有一次的境界。吟誦多了自然會背，背多了自然會作，且不至局限於某一人之風格。全就個人性格發展，寫出流露自己真性情的作品。他教學生以輕鬆的行所無事之態度讀書，自己却是以極認真嚴肅態度做學問。他作了許多詩人、詞人的年譜，對白石道人研究尤為深入。我也幫忙他整理許多資料，總覺研究工作很枯燥，他說是年齡境界未到，不必勉強。性格興趣不相近，也不必勉強。大學四年中，得夏老師「樂讀」的啓示，培養了讀書的興趣，也增加了寫作的信心。卒業後避亂窮鄉，舉目無親，心情孤寂，幸居近省立聯高，就向圖書館借來西洋哲學書及翻譯小說多種看。我寫信給夏老師報告讀書心得，也訴了一些內心的悲苦，他來信告訴我說：「近讀迭更司塊肉餘生一書，

反覆沉醉，哀樂不能自主。自惟平生過目萬卷，總不及是書感人之深。如有英文原本，甚盼汝重溫數過，定能益汝神智，富汝心靈，不僅文字之娛而已。」他也正在讀歌德書。每節錄其中警語相勉：「人生各在煩惱中過活，但必須極端肯定人生，乃能承受一切幻滅轉變，不為所動，隨時賦予環境以新意義，新追求，超脫命運，不為命運所玩侮。」他又說「若無煩惱便無禪，望你以微笑之智慧，化煩惱為菩提，以磨刮出心性之光輝。」他指示我讀西洋哲學之餘，應當回過來再讀老子。篇幅不多，反覆讀之，自能背誦。老子卒業後再讀莊子，並命於萬有文庫中找出西塞羅文錄來讀其中說老一篇，頗多佳喻。我寫給他自己習作的詞。他說：「文字固清空，但仍須從沉着一路做去。」他叫我不傷春，不要嘆年長，人之境界，當隨年而長。他引僧肇物不遷論中句「旋風偃岳而常靜，江河競注而不流」以勉勵。他說：「年來悟得作詩作詞，斷不能但從文字上着力。放翁云邇來書外有工夫，願與希真共勉之。」他的來信，每一句話都像名山古剎中的木魚清磬之音，時時敲擊心頭，助我領悟人生至理。如今恩師身陷大陸。曾記當年在滬上時，杭

州陷於日寇，他曾有詞詠孤山云：「湖山信美，莫告訴梅花，人間何世。獨鶴招來，共臨清鏡照憔悴。」不知他面對今日大陸河山，清鏡中更是怎樣一副白髮衰顏呢？

抗戰後半期，我雖與恩師不曾同處一地，而書信往還，他對我讀書爲人爲學，啓迪實多。在那一段寧靜的歲月中，我也確實讀了一些書。但愈讀愈感到在浩瀚書海中自身智識的貧乏，和分寸光陰的可貴。

勝利還鄉，第一件事就是叩見恩師，並請他指點如何重整殘缺的圖書。因家園曾一度陷於日寇，聽雨軒被日機炸毀一角。一部份藏書化爲灰燼。復員回杭州，檢點寓所與雲居山莊兩處的存書，許多善本詩文集都已散失，藏經和碑帖亦已殘缺不齊。這都是無法重補的書，實令人痛心。統計永嘉與杭州兩處餘書不及原來三分之一。追念父親當年的托付之重，我乃盡力把四部叢刊、四部備要及四庫全書珍本等叢書中缺失者買來補齊，重新整理書房，且供上佛堂，也是對先人的一點紀念。沒想到卅八年共匪渡江，倉促中家人安危都成問題，故鄉與杭州兩處藏書，竟然無法搶救。眼睜睜看着先人餘業，即將被共匪摧毀，於萬分

沉痛的心情之下，只得把杭州的藏書全部捐贈浙江大學圖書館，故鄉的書全部捐贈縮園圖書館（孫仲容先生讀書處）。希望藉了公家力量，保留一二，亦足以告慰先父在天之靈。我當時惶惶離開杭州，行囊簡便，自己特別心愛的幾部書和父親生前批註圈點過的書，都無法攜帶。只得鄭重托付恩師，希望有一天河山光復，能重見恩師，也領回碩果僅存的幾部書。

寫至此，我倒想起了一件事，當我在杭州整理好書房以後，有一次，一位父執來訪，在書櫥中抽取一部抱朴子和一部曝書亭文集。說是過幾天就還我。我當時覺得千辛萬苦補齊的書，實在不願出借，但碍於父執，不便拒絕。誰知他一直未還，不久時局吃緊，兵荒馬亂中，並未見這位父執的仗義照拂。我全家於顛沛中來到臺灣後，有一天忽然在街上看到這位父執，他長袍手杖，飄飄然仙風道骨，想見戰亂對他並沒有絲毫損害。他慨邀我到他家小坐，基於好奇心，我就隨他而去。進門見豪華客廳和書房中琳瑯滿目的圖書，整齊地排列在書櫥中，看來是非常有文化的一種裝飾。我心中好羨慕他擁有這樣完整的藏書，也驚奇於他能於如此倉惶中搶救出全部藏書。我却忘了他是

個有地位的人，有地位的人，一定是有辦法，事事可以逢凶化吉的。我還未及開口動問，他就先說：「我的書運出來不容易，所以任何人都不能出借的。」此話不說尚好，一說越發使我想起兩年前他借書的事，我忍不住說：「老伯，當然我不敢向您借書，但不知你所借的抱朴子和曝書亭文集是否可以還我呢？」他像是完全想不起來，半晌才說：「有這回事嗎？我怎麼不記得呢？」我說：「大概老伯急於轉運自己的書，倒把所借老友的書忘了。」他是父執，我不當這樣說話，但他向一個已故友人的子女借書，在這義上不當不還。借書不還即使是天經地義，但對一個讀聖賢書的長者來說，似乎說不大過去。那一次的會晤可說不歡而散，二十多年來，我沒有再去拜候這位長者。

二十多年來，我也陸續續續買了不少自己喜愛的書，加上朋友們贈送的著作，我也擁有好幾書櫥的書了。但是想起大陸故鄉和杭州兩處數遭兵劫的數萬冊藏書，焉得不令人魂牽夢縈。偶然在舊書攤上買到一部塵灰滿面的線裝書就視同至寶。買來一部原版縮影的古書，就為之悠然神往。披覽之際，我就會想起童年時代打着呵欠背左傳孟子時的苦況，想起所有愛

護我的長輩和老師。尤其是當我回憶陪父親背杜詩開話家常時的情景，就好像坐在冬日午後的太陽裏，雖然是那麼暖烘烘的，却總覺光線愈來愈微弱了。太陽落下去明天還會上昇，長輩去了就是去了。逝去的光陰也永不再回來。春日遲遲中，我坐在小小書房裏，淒淒亂亂的追憶往事，淒淒亂亂的寫，竟是再也理不出一個頭緒來。我只後悔半生以來，沒有用功讀書，沒有認真做學問。生怕漸漸地連後悔的心情都淡去，只剩餘一絲絲悵恨，那才是真正的悲哀呢。

琦君著·散文集

32開本·二〇九頁

烟愁

每冊20元，本刊訂戶八折，一般讀者九折，請至郵局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